宁波好书

为故里存史 为乡愁立传

——《难忘故里：宁海村名记忆（一）》读后有感

许懿



我是第一个从李恒迁先生手里接过《难忘故里：宁海村名记忆（一）》的读者。当我翻开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新书时，指尖触摸到的仿佛不是纸页，而是故乡温热的脉搏。响岩、七市、水车、桑洲、岔路、前童……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从书中跃出，像久别的亲人站在村口唤你回家。这一刻，宁海的山水便在心间铺展开来，那些藏在群山褶皱里的村落，那些嵌在海隅溪畔的人家，那些散落在山岙田野间的炊烟，都随着这一声轻轻的呼唤，鲜活如初。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村名集录，而是李恒迁和徐培良两位宁海乡土文化专家用脚步丈量出来的乡土史诗，让我们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依然能找到回家的路。

村名，从来都不是随意的符号，它们是先民留下的密码，每一个村名都浸透着这片土地的呼吸。以山为名者，得天地之雄浑；借水为号者，取造化之灵秀。短短两三个字的村名，就能勾勒出一方水土的形胜，同时也蕴藏着祖辈顺应自然、择地而居的大智慧。

“缑城风骨，白峤古邑，回浦流长，丹邱云深，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不曾褪色的过往。梁皇山的云霞，曾映照着徐霞客开篇的步履；跃龙山的清风，吹拂过古城的朝夕烟火；状元峰的杜鹃，见证了千年文脉的绵延；前童的巷弄，深藏着耕读传家的淳厚家风。一市的集市、西店的街巷、桥头胡的桥影、长街的稻香、强蛟的海浪……一村一名，一山一水，皆是宁海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林吕建先生在序言中的精彩描绘，正是对本书最动人的注解。

有些村名，定格了祖辈迁徙的足迹，从何处来？为何在此驻足？家族的血脉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都在村名里藏着答案；有些村名，镌刻着煮海熬波的谋生旧事，宁海先民逐水而居、牧海谋生、煮海为盐、垦殖滩涂，那些艰辛与坚韧，都凝结在一个个看似平常的村名里；还有些村名，则映照着时代的变迁，见证着从传统耕海牧渔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沧桑巨变。

在城镇化浪潮奔涌的今天，许多村庄的面貌正在悄然发生改变，那些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老村名，连同它们背后的故事，正被时光一点点湮没。在这样的背景下，《难忘故里：宁海村名记忆（一）》的出版显得尤为珍贵。

李恒迁与徐培良以村名溯源为切入点，实地走访，翻阅志书，查找家谱，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悉心梳理出全县100个村名的沿革变迁，以及背后的人文旧事与风土民情。十余年来，两位先生将满腔心血倾注在宁海乡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之中，笔耕不辍。全书近10万字，配以450张照片，其中，既有实地实景拍摄的新貌照片，也有弥足珍贵的老照片。图文互证，相得益彰，让每个村子都有了画面感，有了可以触摸的历史质感。这不仅仅是在记录村名，更是在打捞散落在时光里的文化遗存，是在为故里存史、为乡愁立传。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说：“地名是一种看得见的乡愁。”诚哉斯言！乡愁，往往就始于一个熟悉的村名，无论身在何处，只要用乡音唤一声老家的村名，漂泊之人便会想起故里的山川、人间的烟火、邻里的乡情——村口的老树、门前的溪流、年少时的玩伴、母亲的呼唤……这一切便又瞬间浮现于眼前。

人依地而栖，名因心而传。地名是人与故土最朴素也是最深沉的联结，是刻在山川间的文脉，更是融在血脉里的根基。村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标识，它承载着祖辈的期许与族群的坚守，将历史文脉、故土深情代代相传，成为远方游子的精神依托。整理村名、讲述村名故事，便是为宁海人搭建起安放乡愁的精神家园。这种情感的凝聚，终将转化为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强大力量。

每一个村名都带有鲜明的宁海印记，都是珍贵的活态文化遗产，更是宁海乡村振兴的文化底气。系统整理乡村村名，不仅具有史学价值和情感价值，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村名文化作为乡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显现其独特的价值。深挖村名的精神内涵，讲好村名背后的故事，既能丰富乡土文化内涵、培育文明乡风、涵养淳朴民风，为乡村治理注入文化力量；又能让更多人认识宁海、走进宁海，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以文化软实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从村名的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宁海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轨迹。那些曾经只留存于老人记忆中的往事，那些即将被遗忘的旧俗，那些濒临消失的技艺，都在村名的脉络中被重新激活。这就是文化的生命力——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现实生活中的活水。

不忘故里根脉，方知来处；守住乡土初心，方能致远。当我们读懂了这些村名背后的故事，也就读懂了这片土地的灵魂，读懂了身为宁海人的骄傲与责任。

正是李恒迁与徐培良两位先生的执着与热爱，才让那些散落在绿水青山间的古老村名得以被重新拾起、细细解读，让每一处地名背后的故事与记忆重焕光彩。它不仅是一份珍贵的乡土文献，更是一封写给故乡的情书，唤起每一个宁海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

我热切期盼《难忘故里：宁海村名记忆（二）》的早日问世，愿这一系列作品能让宁海的村名文化在新时代里绽放光芒，成为联结过去与未来、故土与他乡的精神纽带。

败家子何以守城？

——评长篇小说《父城守望》



三耳秀才

钱九成是《父城守望》的主人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读完小说我明白了，钱九成虽把钱家几代人创下的偌大家业败光了，无意之间却守住了宝丰县城。这个钱九成，可真是时代大潮下的幸运儿呀！

河南省宝丰县，古称“父城”。“父城”这一称谓源自历史，这里春秋时称“城父邑”，到秦汉又叫“父城县”，一直沿用到南北朝。所谓“父”，其实就是“阜”，其字形，像一座土山，“可拾级而上”，用来表示面积大、又高又平的土地，后来还引申为高大、众多和富足之意。至今尚存的父城遗址位于宝丰县李庄乡一带，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显然，作者赵震乾、李胜利把小说题目定为《父城守望》，是用了古称，就是想让读者产生陌生感和历史感。

钱九成败家是小说的主线，书中写道：“他所有的聪明才智，似乎都用在如何变着花样玩耍享乐上。”到最后，管家楚坤走了，回了武汉，“父亲留给他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没了。妻子卓海樱领着两个女儿回娘家，永远不回来了。只剩下一个吴妈陪着他，熬日子。

如此败家，怎么还能守城呢？或者说，小说《父城守望》让我们守望什么？

在我看来，在败家子一路败家的过程中，我们见识了时代大潮里众生的浮沉和不屈，而这众生的合力，不就是父城不断向前的历史动力吗？

一座城的生生不息，绝不会因一个败家子的败落而衰败。我来重点解读一下第十五章《父城名吃》，因为这一章让我觉得小说的结构特别巧妙。卖宅所得共计3000银元，钱家少奶奶卓海樱从丈夫那里力争得到了其中的2000银元，由她自己掌管。她又通过管家楚坤，偷偷地将其中的1200银元入股四家餐饮店，分别是“李记胡辣汤”“买氏烧鸡”“单氏羊肉冲汤”“王记火烧猪头肉”。她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钱九成的败家速度慢下来，不至于一下子家破。结果呢？没办法，不久之后还是被钱九成知道了。他一插手，这些钱没多久又被花光了。不过，如果小说没有设计这段情节，我们就没有机会了解父城这四大名吃的底蕴了。

都是讲述败家子的故事，《父城守望》和余华的《活着》有何异同？

相同之处在于，两部小说的历史背景大致重合，都是从20世纪40年代写起，《活着》的收尾在20世纪70年代末，而《父城守望》结束于20世纪80年代。

不同之处在于，《活着》里洋溢的是“为活着而活着”的达观和无奈，而《父城守望》却另有寄托。

《父城守望》的寄托不仅在芸芸众生的烟火中，还昭示了更为根本的东西。就钱九成而言，是他的善良。富贵时，他不仅没有为富不仁，而且总有这样那样的善举，展现出人性的光辉。败家后，即便在澡堂当搓澡工，其内心的尊严也不曾崩塌。“那是一种看透世情后的悲凉与豁达，也是一种乱世求存的人生智慧”。值得一提的是，钱家的酿酒技艺并没有失传，回到武汉的楚坤“复制”钱家技艺，创办了“黄鹤”品牌。更为重要的是，钱家的传家宝，那件玄纹樽，存世不足80件的汝官窑完整器，几经周折，经钱九成之手，最后交给女儿钱聪芝入藏父城汝瓷博物馆，由此也彰显了父城文化基因的强大——这样说起来，败家子钱九成也是父城的守望者之一。

关于父城，作者一开始写道：“20世纪40年代的父城，是一座被时代撕裂的城……1943年，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原大地烽火连天，而河南更是重灾区。宝丰虽非前线，却早已被战争的阴影彻底笼罩。”到后来，作者又写：“金秋的父城宝丰，是一幅被岁月细细浸润的画卷……县城中心，更是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刚出炉的烧饼夹肉、热气腾腾的羊肉汤、淋了冯异米醋的凉皮……这一切，无不彰显着父城的生机与繁华，仿佛旧日的阴霾早已被新时代的风彻底吹散。”由此可见，“父城不再是往日那座被撕裂的城，它在新与旧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与呼吸”。

看完《父城守望》，我思索良久，每一个地方在时代变迁中都会留下奇人奇事，有趣的是，这些奇人奇事一定会在当地变成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宝丰是幸运的，因为赵震乾、李胜利二人把这故事演绎成了小说。余华的《活着》有没有原型我不知道，据我了解，《父城守望》中的人物大多是有原型的。赵震乾在序中说：“写作《父城守望》，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次文学创作，更是一次历史的打捞与文化的传承。‘父城’宝丰，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经历了太多的变迁，承载了太多的记忆。希望通过这部小说，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里的故事，感受这里的文化，记住这里的土地与人。”李胜利在跋中写道：“父城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宝丰，更是一个象征——它是所有在中原大地上历经战乱、变革、重生的城镇的缩影……我想写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往事，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种文化的延续，一群人的生存哲学。”李胜利客居宁波从事美术教育30多年，笔下自然带着别样的家国情怀。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可以淘尽英雄和狗熊。在中国，河南是“老家”，读《父城守望》，宛如匍匐在“老家”的大地上，仔细聆听，有人在哭，有人在笑。

荐书



《亚洲腹地：111个词》

作者 沈苇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期 2025年10月

此书原名《新疆词典》，初版于2005年，2014年增订，如今以《亚洲腹地：111个词》之名推出20周年纪念版。

沈苇主张词典体写作意味着“解放散文”，他把随笔、散文诗、童话、微型小说、田野调查报告、札记等十几种文体杂糅一处，让词条本身成为“文学大巴扎”。词典体给了他极大的自由，《塔里木》是1.5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木乃伊》只有一句话——“精通死，胜过我们理解生。”这种长短不一、文体难辨的写法，放在常规散文集里显得失序，在词典框架下却成了颇有意味的形式。

带有个人体验的词条，是本书的骨骼。《果园》里三岁的莫扎特喜爱无花果，情节本身并不出奇，但沈苇写莫扎特的爷爷做无花果酱赔了血本，果酱被埋进戈壁滩。他写道：“饥饿的戈壁滩，至今没有消化掉莫扎特爷爷的二十七吨无花果酱。”这句话把一场个人失败放大了：戈壁滩有了胃，有了消化不了的记忆。诗人写散文的优势正在于此——不满足于记录事实，而是让事实变形为寓言。

寓言感贯穿许多篇目。《边境》写一只被边境线撕成两半的羊，《蛙》写南方的蛙跳到西北，生活在沙漠里却思念故乡——蛙就是沈苇自己。这个意象准确地传达了他三十年来的处境：一个南方人带着水的气息，在干旱之地活着，习惯了沙的干燥。

书中有“逃离与回归”。在《故乡》里，作者说回江南是因为“水土平衡”，但另一些细节泄露了更深的秘密，他写芦苇、红柳、胡杨等，写一切在戈壁中生存的植物。这些植物有一个共同点，都活在水与沙的边界上。沈苇写了三十年新疆，写的其实就是边界。

（推荐书友：仇赤斌）



《飞刀》

作者 刘三叔
出版 中信出版集团
日期 2024年2月

热播电视剧《小城良方》改编自刘三叔的小说《飞刀》。这是一部真实到令人窒息、温暖到让人想哭的小说。

刘三叔笔下的“抚城”，原型是抚顺，一座被时代甩了一下的东北老工业城市。书中的大多数病例有真实原型：花季少女颅脑受重伤，父母囊中羞涩，却强撑着对医生说“不差钱”；暴发性心肌炎患儿命悬一线，母亲在抢救室外绝望嘶吼。这不是刻意制造的戏剧冲突，而是三四线城市普通百姓面对的医疗现实。作者没有居高临下地“科普”，也不贩卖苦难，只把这一切摊开，让你看见，然后感觉到疼。

书中最迷人的，是独属于东北的幽默感和叙事气质。作者写殡葬头子艾三的江湖气，写街边飘香的麻辣拌，写筒子楼里隔着一层薄墙的家长里短，一笔一笔描绘出市井烟火。作为读者，你会被逗笑，笑着笑着突然鼻酸；刚擦完泪，下一页又让你忍不住咧嘴笑。“哭着笑、笑着哭”的背后，是东北人面对生活重压的生存策略——用幽默消解苦难，用韧劲对抗无常。书中有两句话，让我消化了很久：“人生所有疼痛，都是为了活着”“世间事，最重莫过于生死，其他都是皮外伤”。前一句讲“承受”，后一句讲“放下”，合在一起，构成了全书的精神底色：疼，仍往前走；重，但能扛住。

本书的核心人物是刘铮亮，他曾是天才医生，却因一次医疗事故跌落神坛，从省城大医院“流放”到抚城。重新站回手术台前，面对重病家庭，他给出的不是教科书上的“标准方案”，而是最现实的路径：花最少的钱，把病看好。

《飞刀》不贩卖鸡汤，也不制造幻觉，它只是诚实地告诉读者：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但活着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

（推荐书友：田发美）



《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

编者 梁鸿
出版 河南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25年11月

作家、学者梁鸿在《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中分享了走心的创作经验、真实的内心世界、具有温度的人文见识。

本书分为演讲集和访谈录两个部分。演讲部分有17篇，谈萧丽红小说的阅读记忆，谈重读卡夫卡后的文明高度，谈文学与人生的碰撞，还谈鲁迅的创作带来的社会意义。访谈部分有15篇，着重围绕几个主题展开：母亲与死亡、女性生活中的裂缝、作家必须具备的“面对现实的能力”，以及故乡与文学的深层关联、城乡变迁中的身份困惑、对“中文无用论”的回应等。

很多人熟悉梁鸿，始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她以乡土为切口，捕捉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凋零、普通人的漂泊与挣扎，无数隐匿在时代褶皱里的小人物被发掘出来。而在《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中，她不再局限于乡土叙事，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人间万象。如谈及人生话题时，作者认为：“所谓通透，从来不是只拥抱光亮，而是愿意接纳所有悲喜，认真站在自己的人生现场。”谈到社会变迁和个体命运时，作者说：“从来没有桃花源的乡村，人性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不确定的。”作者的文字质朴真挚，如老友谈心，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却字字扎根现实、句句浸润温情。

在梁鸿的文字里，人间从来不是单一的光明或荒芜，而是悲喜交织、冷暖共存的立体图景。时代的宏大进程背后，是无数普通人的细碎人生：有城乡迁徙的迷茫焦虑，有平凡生活的琐碎困顿，也有烟火日常的温柔光亮、人性深处的纯粹善意。就像作者声称的那样：“为美好的事物感动，为孩子的笑脸开心，因他人的疼痛受到触动，珍惜家人，心存善念，向往纯真，它们是人类最强大的力量。”

（推荐书友：陈裕）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